

海石花的深情

定海二中八(7)班
学生记者 郑诩凡(证号C15084)

暑假回海岛，刚下船，外婆便拉住我的手，神秘地说："明天，带你去见识件新鲜事。"我心里满是好奇——在这草木皆熟的故乡，还能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新鲜事？

次日清晨，天光未亮，外婆挎上竹篮，领我走向晨曦微露的海岸。晓雾迷蒙，她伛偻的身影在嶙峋的礁石间穿梭寻觅，不时俯身。

"这就是海石花。"不久，外婆拾起一朵珊瑚状的东西，举着跟我说，"是我们这辈人的故乡记忆，可惜现在年轻人都不认识了。"接着，又顾自絮絮叨叨说着有关海石花的事。

原料采集完毕，回到厨房，真正的"新鲜事"才刚刚开始。外婆将采集到的海石花反复淘洗、晾晒，随后开始了漫长的熬制。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，海石花在沸水中渐渐消融。

"做这个急不得。"外婆坐在灶前跟我说，"就像人这一辈子，该慢的时候，就得慢下来。"过了很久很久，锅里的汤汁变得很黏稠，外婆用细纱布层层过滤，澄澈的汁液淅淅沥沥滴入盆中。最后，她将这耗时许久的珍贵液体倒入瓷碗，存入冰箱。

"要冰多久啊？"我有点迫不及待。外婆拍拍我的肩，说："好东西都要慢慢等，不急。"

不知过了多久，海石花终于凝成。揭开碗盖，晶莹剔透如琥珀，清凉的海之气息扑面而来。外婆用小勺轻轻敲击，软弹的冻体便微微颤动。"尝尝，这是大海的味道。"她舀上一小碗，浇上蜜水，递到我面前。我舀了一勺放入口中，海洋的清咸与蜜水的甘甜相互交织，有一种别样的鲜美，我的眼睛一下子都睁大了。外婆见状笑了起来，脸上的皱纹如菊花般舒展。

我知道，这碗海石花，不仅仅是外婆对我的爱，更是舟山老底子民间记忆与时光的回响。

如今，每当我看到大海，便会想起那次经历。制作海石花的技艺或许会被时光冲淡，但外婆守在灶前的身影和那句"好东西都要慢慢等"的叮咛，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也许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也会像外婆一样，亲手从礁石上采下海石花，用慢火熬出那碗晶莹剔透的深情。

（指导老师 邱燕波）

那路，那乡情

南海实验初中七(6)班
学生记者 陈亦辰(证号B321)

故乡最深沉的印记，刻在老家门前那条乡村马路上。童年时，那是我上幼儿园的必经之路。

大风起时，尘土飞扬，让人不得不屏住呼吸，奔跑通过。放学到家，常能拍出半身灰尘。若遇雨天，更是揪心。水洼错落，泥路被浸得湿软黏滑，小伙伴们小心踩着路边的草地，小手相牵，缓步前行，生怕沾湿鞋袜，弄脏衣裤。偶尔起晚了，家人会让我坐三轮摩托赶时间。一路千沟万壑，能把刚吃的早餐都颠出来。短短一程，便是人生坎坷的具象化。

始终记得那个阴雨绵绵的清晨。我拽紧小书包，连跨带跳，小心地避让着水坑。忽然，一辆出租车颠簸着疾驰而过，泥水瞬间溅满我的裤腿。我又气又急，想追上前去，却脚下一滑，又结结实实地跌进泥坑。这下好了，衣服和书包也都沾满了黄泥。同行的小朋友有的给我递手帕，有的笑我"落汤鸡"。我鼻涕眼泪一大把，哭着回了家。那幕狼狈，那份窘迫，成了我童年最难忘却的回忆。

旧路随风逝，新途向阳生。

如今再回老家，昔日的泥泞村道，早已变成康庄大道——柏油路面，排水通畅；草树防风，葱翠蓊郁；干无尘沙，湿无水洼。故乡的路，在岁月中悄然焕发出崭新的"生命力"。

不远处，一群孩童列队而行，哼唱着歌谣，步履轻盈。眉眼之间，再无泥泞之忧、路滑之惧，唯有绽放的幸福。望着他们，我仿佛看到了童年的自己，不是哭泣的"落汤鸡"，而是撒欢的"小马驹"。今昔重叠，百感交集。从泥泞到坦途，变的，是沿途的风景；不变的，是故土的深情。

心之所向，便为故乡；路之所往，皆是归期。那路，那乡情，承载成长，见证变迁，历久弥新。

微光也能照亮世界

东港中学七(2)班
学生记者 孙甄延(证号D1108)

正午的日光烤得地面发烫，工地塔吊悬在半空，尘土混着热浪扑面而来。路过这片工地时，一个朴素的身影牢牢抓住了我的目光——

一位衣着简单的盒饭摊主，正守在冒着热气的餐车旁，忙着给工人师傅打饭。餐车边围满了汗流浃背的工人，他们的工装被汗水浸透，安全帽随意扣在脚边，露出被晒得通红的脖颈。

摊主约莫四十岁，洗得发白的灰色运动衫领口卷着毛边，裤腿沾着几点不易察觉的油污。他手中的铁勺握得稳稳当当，菜一勺一勺往盒饭里推——先舀满满一勺炖得软烂的红烧肉，汤汁顺着勺边往下滴，他特意在碗边刮了刮才扣进饭盒，又添上两勺青菜和一块煎豆腐，最后浇上肉汤。白米饭吸饱汤汁，分量足得快要溢出来。

"十块！十块一份！"他声音洪亮，透着实在，末了还补一句："菜不够再添！"有师傅扫码后笑着说："天这么热，要不我多转你几块吧！"摊主立刻摆手，手背的青筋微微凸起，"不用不用，说好十块就十块！"旁边的工人忍不住叹道："你这能赚什么钱哟！"他只是憨憨一笑，眼角挤出几道深深的皱纹，又低头麻利地盛起饭菜。

工地旁的尘土在阳光下打着旋儿，我站在简易的餐车前，心里犯起了嘀咕：一份盒饭只卖十块钱，还加那么多肉，这老板能赚什么钱？趁着人少，我凑上前去询问。原来摊主是失业在家的设计师，看到这里工人吃饭不方便，就过来支个摊卖饭。

他拿起搭在车把手上的灰毛巾擦了擦汗，继续说："都是出来讨生活的。我懂他们的难，一顿饭省几块钱，一个月就能多省下几百块钱，我少赚点，他们就能多吃口热乎的。"

他说得平淡，我却听得心头一热——他的鞋头磨得发白，发型也是很久没打理的样子，日子显然不算宽裕。可他用这不到一平方米的摊位，给那些素不相识的工人留出了一方温暖的天地。而我呢，平日里动不动为一点不顺心抱怨，为一点疲惫不耐烦，哪里曾为陌生人停下过脚步？

一缕清风拂面而来，工人们捧着盒饭蹲在路边，吃得心满意足，连风卷来的尘土味都像是淡了些。我忽然明白，再平凡的人，也有能力照亮别人的一寸天地。



海岛的夏天（摄影作品）

南海实验初中七(4)班 学生记者陈卓瑜(证号B304)

匠心

东港中学七(7)班
学生记者 潘叡妍(证号D1130)

初夏的风迎面拂过，似乎裹挟着一种不知名的野花香。街上人不多，皆行色匆匆，唯有一位老人静静端坐街道一角，我的目光不禁被他吸引过去。

他坐在一把竹编小木椅上，手上正忙碌着。他面前有一张低矮的木桌，桌上摆着几个木娃娃、三把小刀、一副眼镜和一个铁罐。桌子旁堆着一堆作品：古代仕女、小兔子、各种植物，还有小黄人……它们仿佛都被注入了灵气，下一秒便会像小人国的精灵一样活过来。他正在刻一只小山羊，点、切、刻、凿、塑，转眼间，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羊雏形便出现了。

我看呆了。

老人似乎并没发现有人在专注地看着他，此时的他一手拿着刻刀，一手拿着小羊，双眼微眯，看着自己的作品出神。

"爷爷，这个小羊多少钱？"突然，一个小女孩站到了我旁边，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手里的小羊，眼间的期盼早已溢出，小脸如春日的花儿般灿烂。

"5元，孩子。"他收回目光，看着小女孩，眼里瞬间有了光。小女孩却瞬间垂了脑袋，小脸皱巴巴的，仿佛要哭出来："爷爷，我只有1元钱。"我正想上前替小女孩买单时，老人又说话了："1元就1元吧，喜欢就好！"一边说，一边和蔼地笑了笑。女孩瞬间又开心起来，说："谢谢爷爷！"

女孩拿着小羊，开心地走了，我也离开了。回头望去，温暖的夕阳仿佛给老人镀上了一层金边，他又继续手头的活了。在机器轰鸣的时代，像他这样用双手雕琢作品的艺人越来越少了。多希望这样的匠心能被更多人看见，被更多人传承。



向日葵

定海二中八(6)班学生记者 王诗瑶(证号C15076)